

0405

长治市郊区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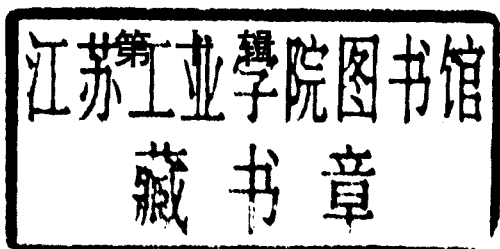
第十辑

2001/3



长治市郊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长治市郊区文史资料



政协长治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一年四月

主 审 赵志强

主 编 安万江

编 辑 刘慧敏

李联唐

校 对 徐万斌

· 历史钩沉 ·

根据地最高学府——北方大学 一 丁(1)

· 名人轶事 ·

忆著名作家丁玲 徐万斌(5)

丁玲在漳头 宗 诚(20)

赵树理与上党乡师 一 丁(34)

忆老红军吴英才 李联唐 吴志荣(52)

上党梆子老艺人郭怀有 焦永合 李联唐(60)

· 文史研究 ·

慈禧陵寝居东侧辩白 徐万斌(66)

参观单雄信墓追记 尚进才(74)

五圣祠碑文注释 李联唐(76)

· 乡村史话 ·

漳沂村的变迁 李联唐(78)

关村史话 肖忠何 李来全(101)

建朝阳村纪实 肖忠何(107)

刘根珠板话 方海利 郭连英(109)

人是衣裳马是鞍 (110)

民主选代表 (111)

互助合作力量大·····	(111)
康拜因到田间·····	(112)
喜看咱村通了电·····	(112)
小喇叭·····	(112)
俱乐部真红火·····	(113)
义务服兵役·····	(114)
二保完婚·····	(114)
模范夫妻·····	(115)
勤俭持家好·····	(116)
人老也能变年青·····	(117)
谁说了算·····	(117)
烧不干·····	(119)
麻野雀尾巴长·····	(119)
女儿为媒·····	(120)
少年夫妻老来伴·····	(122)
勤劳致富小康户·····	(123)
喜庆香港回来啦·····	(125)

· 委员风采 ·

他在废墟上崛起

——记区政协委员侯圣孝····· 韩建军(126)

商业骄子段根羊····· 韩建军 秦 卫(129)

李彦明的经营方略与“服务理念”

..... 李晋文 韩建军 闫雪刚(134)

· 奉献精神 ·**火红的“丰碑”**

——漳村焦化厂纪实 宋卫国(139)

七十九个日日夜夜

——故驿一百一十千伏二站工程建设纪实

..... 郝国文 秦振岗(148)

光荣榜..... 区通讯组(153)

· 历史沿革 ·

郊区乡镇历史沿革..... 区通讯组(159)

我区率先撤乡并镇 五镇一乡挂牌运行

..... 宋刚强(165)

· 史海拾零 ·

史海拾零..... 安万江辑(167)

标点符号小史..... (167)

尚方宝剑的由来..... (168)

舜帝后裔——姚、虞、陈、胡、田..... (168)

中山陵的孙中山雕像服饰..... (169)

长治市街名考..... (170)

“8341”番号的来历.....	(171)
《红楼梦》的后半部哪里去了.....	(172)
历史上的 60 岁退休制	(172)
影响中国历史的书.....	(173)
趣话结婚证.....	(174)
天文、历法、扑克牌.....	(175)
妙判拾零.....	(176)
一诗巧藏三十六计.....	(177)
妙用对联.....	(178)
怡情养性十二乐.....	(179)

• 名胜博览 •

中华第一堂——始祖百草堂.....	管建平(182)
编后寄语.....	(209)

根据地最高学府——北方大学



在抗大、鲁艺之后，享誉根据地的最高学府是北方大学。是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政府的“新华大学”基础上成立的。

1945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创办北方大学，以培养造就大批建国人才。边委决定由政府主席杨秀峰等人组建。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北方大学于1946年1月正式成立。校址在邢台市南关西中华基督会旧址。特聘曾在北平、北京、辅仁、河南、延安等大学任过教授、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出任北方大学校长。罗青任北方大学秘书长，王振华任教务长（后由张柏园接任）。范于2月22日由延安飞抵北平，再由北平飞抵新乡于10日到校视事。

北方大学的教育方针是：提倡民主作风，自由思想、培养集体学习的精神，设研究院，欢迎学者专家参加。

他的宗旨有六条：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培养大量的文化、政治、财经方面的建设人才；二、造就实事求是的校风，发扬互相学习的精神，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提倡集体地虚心学习和向群众学习的方针；三、学习思想并重，重思索，反对盲目接受；四、思想自由，追求真理，根据事实，弄清是非，求得一致的认识；五、心口手一致，言行一致；六、学与用一致，理论与实际结合，成为真正有用的人。

方针、宗旨确定后，于5月21日正式开学。

1946年上半年，开学不久，蒋介石利用和谈之机，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将西南的大批国民党军队迅速调往东北、华中，企图抢占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创建的解放区。内战空气日益紧张，虽经共产党竭力制止，内战还是在1946年6月爆发了。8月间蒋介石企图从郑州、石家庄南北两面进攻解放区，打通平汉路。

在此关键时刻，边区政府决定北方大学于1946年10月由邢台迁往山西潞城县，校部住在高家庄（现在为郊区富村乡所辖）。

北方大学来到长治郊区高家庄后，进行了扩大，下设七个学院，三个研究室，一个剧团。

北方大学行政学院——院长薄怀奇，1946年初建院，有学生150多人，于1947年未毕业就集体参军随刘邓南下挺进大别山开辟工作。

北方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高太玄教授，不久由刘大年、陈唯实接任改称主任。1946年6月建院，学院住在张庄、李村。1947年一班47人毕业，后发展为7个班计130多人。

北方大学农学院——院长乐天宇，1947年3月建院，下设畜牧兽医、制糖、经济植物三个系。

北方大学医学院——院长钱信忠博士，后由刘和乙接任改称主任。由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学校改建，有学生400多人，重点培养前线医护人员。

北方大学财经学院——主任梁维直，1946年3月建院，来长治后住在马厂，有学生100多人，专门培养财政干部。

北方大学文教学院——1946年6月建院，原称教育学

院,主任张萃中,后为李逸三。是年10月间,为适应形势需要,改称为文教学院,院长张宗麟。学员有400多人。

北方大学艺术学院——1946年9月建立,原称文艺研究室,陈荒煤任主任。1947年4月扩建为艺术学院,院长光未然(张光年),院址在张庄。学院分戏剧、音乐、文学、美术四系(组)。

北方大学除七个学院外,尚有三个研究室——即文艺研究室,主任陈荒煤;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兼),副主任刘大年;财经研究室,主任张渔。

这里必须强调一下北方大学的翻身剧团。组建于1946年暑假,是为配合解放区土地改革而成立的,校长范文澜亲自兼任团长,龚占今任副团长,魏东河任书记,陈豪平任导演组组长。排演的第一个歌剧是《毛白女》,分赴太行、冀南、太岳等边区巡回演出,由光未然、吕班等率领。

北方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由来自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著名教授学者任教。除历史学家范文澜任校长外,还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著名作家陈荒煤,艺术家光未然、吕班及延安来的有乐天宇、黄松龄、尹达、荣孟源、陈唯实、龚古今、秦思平、刘列夫等。从晋冀鲁豫调来的有王振华、罗青、张柏园、梁维直、曾毅、孟夫唐等。从野战部队调来的有王南、郭欠恒等。突破重重封锁,从国统区来的有王锦第、刘桂五、谢穆、王凡、贾鼎臣、刘舒等。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抗战胜利后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两位美国友人韩丁和杨早,也于1947年来到北方大学农学院任教。韩丁试制成“开山犁”,杨早在农场试验成人工受精,他们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增进中美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北方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除西藏,包括台湾在内的各省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侨中。

北方大学在1947年底进行了“三查”运动,错斗错惩了一些好人,后来都给予纠正。于1948年初又迁回邢台。不久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1949年进京,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

北方大学在太行山上的二年中影响很大,为拓宽解放区文化视野,开展解放区文化教育、科学示范和文学艺术创作,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忆著名作家丁玲

□ 徐万斌

今年春末夏初，我有幸到长治市郊区漳头乡去考察文物。尽管晴空万里，赤日炎炎，精疲力竭，口干舌燥，还是身不由己地迈步到漳头村。站在著名作家丁玲曾住过的地方，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心潮澎湃，不能自己。光阴荏苒，她离开漳头二十余载，虽已人去屋空，但丁玲的精神永存。伫立良久，仿佛她老人家还在漳头住着、生活着、创作着呢。

1975年我在长治市文化馆创作组工作，深入到石圪节煤矿，采访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郝晓明。呕心沥血地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矿山铁人》，反映郝晓明如何吃苦耐劳，带领工人大干快上，多出煤、出好煤，支援国家建设的先进事迹，寄省里一家文艺杂志不予发表。退稿时直言不讳地写道：“报告文学没有反映出郝晓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贡献，所以说思想高度上不去，特将此稿奉还……”

我愤然，觉得郝晓明是工人，工人吗，就应该通过废寝忘食地劳动，给国家创造出更多地财富。怎能风马牛不相及，和不成体统的“文革”挂起勾来呢。我不愿做那种违心事，无非是想让郝晓明不搞生产，专门串联，去夺所谓“走资派”手中的权

利，岂有此理。此事在我心中耿耿于怀。那阵儿，长治市既没作协，也没文联，更缺乏知名作家。正是“四人帮”横行一时，肆无忌惮地把文艺界搞的乌烟瘴气，一团漆黑，去哪儿讨个公正说法呢。我正在犹豫，忽听市委宣传部许部长说，著名作家丁玲，就在漳头“安家落户”，我感到既惊雅又高兴。惊雅的是，她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



1978年，丁玲与陈明在山西长治漳头村的果园

的工作，党的文艺高级领导干部。却被流放到这个既偏僻又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能吃得消吗？高兴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却来到我们身边。

我是经过各种运动的，从来就对“右派”、“地主”、“反党集团”的

1978年，丁玲与陈明在山西长治漳头村的果园认识比较淡

漠,当然也不认为他们做了对不起谁的地方。有人这样做,也仅仅出于政治需要而已,历史上有乏其人。而丁玲和陈明在政治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我总觉得他们是好人,文艺界的老前辈,想找丁玲讨个公正的说法。

嶂头村距长治市有 20 多华里,我年青气盛,骑上自行车,一口气就跑到怪石嶙峋,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山高锹陡。海拔 1400 多米老顶山西脚下的嶂头村时,还累得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小村不大,百多户人家,丁玲和陈明就住居在社员李绪则家,一座旧式四合小院的堂屋。我一进大门将车支起,就呼叫道:“丁老师在家吗?”话未落音。丁玲就和丈夫陈明出门迎接客人,一见我象个搞文化人,忙掀起竹帘,将我让进屋里笑道:“请坐”。

我落坐后,环视屋内,家徒四壁,陈设简单,暗然失色。仔细打量着这对遭难的老人,丁玲约莫七十出头,花白的剪发头下有一张微笑的圆胖脸,粗礅礅的个头,穿一身灰色带补丁衣裤;陈明中等个,黝黑的瘦长脸,镶嵌着一双深邃的眼睛,头发黑白间杂,略瘦的躯体着一身脱了色的中山服,显得朴素大方。这那里象高干,分明就是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夫妻俩以沫相濡,来到这世外桃源的嶂头村“安家落户”。

我讲明来意,然后将拙作《矿山铁人》递给丁玲。她忙让陈明给我端茶道:“天蛮热的么,先喝口水解解渴吧。”

丁玲义不容辞,戴上黑框老花镜,坐在帆布躺椅里,聚精会神地阅读《矿山铁人》,逐字逐句地看,一页一页地翻。看的是那么认真,那么仔细,生怕漏掉了什么似的。约莫看了一个多小时。她才慢慢儿的抬起头来,笑眯眯的说:“你在哪儿工作?”我告诉了她。她说:“那咱们是同仁啦。你这篇报告文学,

可是调查后撰写的？”我点点首，她“嗯”了一声道：“主题思想蛮好的么，不光具备了真实性，还具备了文学性呢。”停停她又问：“郝晓明的先进事迹，过去是否有人报导过？”我摇摇头说：“没有。”她说：“好唉，新闻性、真实性于一炉么，论理应该是刊登。至于编辑部说，没有写出郝晓明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贡献，我就不好下结论了。”待阵她说：“我的处境你是晓得的……”说毕，她苦笑了一下，眼圈红了。我理解她，在文艺黑线专政的那个糟糕年代，她一个“反党右派”还能说些什么呢。

二

中午陈明把做好的饭菜摆在桌子上，我一看有三碗大米，两盘小菜——一盘白菜，一盘土豆。二老非让我吃，盛情难却，仅用筷子夹了两口菜，嚼毕觉得缺油少醋的乏味。老实话，尽管上级有指示：“对丁玲要在政治上的监督，生活上的关心。”在那个购买副食品，动辄就要本要号的非常时期。一个被软禁的“反党集团头子及大右派——丁玲”能买到什么好吃的呢。明摆着的，能填饱肚皮就算是高待了。于是我放下筷子，斩钉截铁地笑道：“谢二老对我之关照，生活上所需用品，买不上我全然负责。我在莲花池小阁楼上居住，姓徐、名万斌，甬客气，找我便是。”当时因我妻子在长治市最大的“副食品商场”工作，所以，我才敢吹这个大话。可二老一再挽留我吃了饭再走，我还是告辞回家了。

翌日一大早，我就将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白菜、豆腐、猪肉、粉条、白糖尔等，带了满登登一自行车，给丁玲送往。由于天气灼热，超负荷运行，漫坡驰骋在漳头村，就汗流浹背，上气不接下气，见路旁有棵大杨树，便停下来小憩。在树下纳

凉的人，得知我是给丁玲送蔬菜和副食品的，一下子都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哟！”一个俊俏年青媳妇，从地上站起，拍拍屁股上的灰土道：“你给丁玲和陈明是啥关系？不是亲戚吧？怎送这些好东西来着——黄瓜长、豆角弯，番茄红的真好看，白糖猪肉粉条样样有……烹调盘儿能解馋。噢！欢迎今后多送些，丁陈二老给俺社员一样吃喝困难，你城里人不知道，咯熬苦惶哩呀！”

“我说同志。”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过来说：“嗯，我瞧丁玲和陈明不象个坏人么。恁大岁数啦，上头怎好好地把呐汉日鬼成反党分子和大右派啦！我们都仔细观察过。”他把头摇的象个拨郎鼓似的“一点儿不象，家穷的没甚值钱东西，仅有一台8英寸黑白电视机，社员没那见过这个稀罕玩艺。一到吃罢黑夜饭，老陈就搬电视机放在院里的桌子上，老丁就招呼左邻右舍到她院里看。老俩忙得搬凳子，找坐位热情招待着大家瞧哩。每天晚上，小院里的人都满格登登的。”

“这不算个甚。”一个白胡子老汉，瘦长脸，戴副老花镜，认真地比划着说：“老丁和陈明一向乐善好施，舍己为公哩。谁家的孩子上不起学啦，老丁就拄上拐棍，把钱送到家。瞧见社员身上缺穿的，就把自己的衣裳送来啦。老俩口哩，只丢一身衣裳能换就行啦呗，嗨，打灯笼在中国一难找这样的好人呀。”

“哼！这都是小菜一碟。”一个眯缝眼，白头发的老婆子，一手把着我的车把，一手拍着我的胳膊神密地说：“你不知道哩，老俩口客啥气哩，听说村上买拖拉机缺钱，就将什么文革动乱中，扣发他俩的钱财，拿出一万元存折来，亲自交给村支书马秋林啦。说，漳头村人性好，没另眼看待我们，象对待亲人一个样儿的，给村上做不了贡献吧，光添麻烦哩呀！请收下俺俩一

片心意吧。还叮嘱支书不要向外张声儿，嗯，瞧瞧，世上那有这好的人来。”说毕，仰面哈哈笑了。

“让我吃根黄瓜吧。”一个愣头青，拽了根黄瓜就吃，笑道：“不瞒你说老哥，老丁和老陈觉得来嶂头劳改，低人一等似的。乍来嶂头村还有些发憊哩，可俺都也没把他们当成坏人。但是呢，人家也主动改造自己——到苹果园里锄草、浇水、摘果子、卖果子，春种秋收也都少不了二老的影儿。村干部见老俩口累的腰酸腿疼，不让干，可人家非尽心不行，有啥法儿呢。村上给他们拉趟煤吧都不让，捡乏炭烧柴禾哩，生活过得够辛苦了。干部要上门问寒问暖，你听老俩口怎说哩：“啥也不缺哟，村干部照顾得蛮好吗。”说着就起了火：“他妈的，是谁瞎了眼，昧了良心，坏了肚子，把人家打成反党集团和右派啦，还下放劳动改造，也太娘的大义不道啦。嗨呀，市里干部都不敢和他们接触，嘿！你还敢来送东西？”

“我坚持正义，不畏强暴！”我愤然不平地说了一声再见，就骑车朝丁玲家驰去。

我推车进了院子，丁玲从帘隙见我来送蔬菜和副食，惊喜道：“老陈，你看谁来啦！”陈明和她忙掀起竹帘来到院里，喜出望外，摸摸这，瞧瞧那的，仿佛好长时期没见过这些好吃的了。连说：“万斌呀！给买这些东西，太感谢您啦。”我忙说：“眼下这玩艺虽然奇缺的很，对我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仅此而已，我还能为您老人家做些什么呢？这都亏我妻子帮忙。”言毕，就给二老将东西取回屋里。

丁玲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问这问那的。待阵她咧嘴笑道：“你爱人蛮好的吗，太感谢她对我们的关照，买这些东西得多少钱么？”我没告诉她，买这点点东西，对我这个端公家饭碗